

百子全书

潛夫論總目

卷一

讚學

務本

過利

論榮

賢難

卷二

明闇

考績

思賢

本政

潛歎

卷三

忠貴

浮侈

慎微

實貢

卷四

班祿

述赦

三式

愛日

卷五

斷訟

衰制

勸將

救邊

邊議

實邊

卷六

卜列

正列

相列

卷七

夢列

釋難

卷八

交際

明忠

本訓

德化

五美志

卷九

志氏姓

卷十

敘錄

潛夫論卷一

漢 安定王符撰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際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顧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

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考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傳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使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冓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倖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倖之巧目茂圓

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倭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倭也是倭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倭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倭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先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

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瞻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閭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必從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閭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眾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

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為罪相難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李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折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主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

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胥靡而并曰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耻撫四海不足以為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况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霸縻陳平

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惡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愠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

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却寃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敬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猷猷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諛諛已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祿位

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行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為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嚙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假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闌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案也

潛夫論卷二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絲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捐疎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闇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昭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

懼歸惡於君乃使閭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因簡公踣齒懸濟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公聰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棄君而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求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已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是以却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抹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讐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竝生一世憂心相瞰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慥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

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群臣所以樂愆愆而惡考功也夫聖

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料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天生飭杭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闇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